

四強外交人物誌

何志強編著

光復出版社印行



四強外交人物誌

何志強編著

上海光復出版社印行

三十四年十一月

目次

序.....一

中國之部

一 宋子文.....一

二 王世杰.....五

三 顧維鈞.....七

四 王寵惠.....一〇

英國之部

一 台維斯.....一四

二 霍浦金.....一八

三 韋爾特.....二五

英國之部

一 貝文.....三三

二 艾登.....四二

三 哈羅法克斯.....五四

蘇聯之部

一 莫洛托夫.....五七

二 李維諾夫.....六三

三 柴達諾夫.....六六

序

外交的重要，不下於軍事，軍事是決勝負於疆場之上，外交則是決勝負於壇坫之間。戰爭的發生，是因為已非外交的口舌所能解決糾紛，但即使是在戰爭期間，外交的活動仍舊佔着相當的重要性，聯合國家的獲得最後勝利，軍事條件固然佔其十分之七，外交條件至少也佔十分之三，當戰局瀕於最緊張階段的時期，甚至以各國元首之尊，都動員作起外交活動來，大西洋會議，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鄧巴頓奧克斯會議，克里米會議。雅爾達會議，舊金山會議，以迄波茨坦會議，有的是各國元首親臨主持的，有的是由各國最重要的外交官主持的，其間或者討論戰略，或者討論戰後世界安全問題，但最重要的不外乎結束殘酷的戰爭，重建人類文明的福祉。

1
現在戰爭已經勝利地結束了，我們於歌頌聯合國將士的豐功偉烈之餘，對於那些風塵僕僕奔走各地為重建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而努力的各國外交家們，實在也不能不致無限敬仰之忱。

這裏搜集中美英蘇四強重要外交家的傳記，共計十三人，他們有的現任外交要職，有的過去曾建過莫大功績，但我們不應只注意他們的過去歷史，尤應注意他們的未來活動，注意他們用結束戰爭的同樣努力來重建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宋子文

現任中國行政院長宋子文，與其說他是一位政治家，經濟家，毋寧說他是一位外交家。他這次負着重大的使命出國，歷經美蘇英法等聯合國家，行程達數百萬哩，舉其犖犖大的功勳，則有出席舊金山會議，奠定戰後世界和平基礎，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使侵略國家日無再起的可能。這一切，都充分達成了他巡行外交家的任務，他把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以及中國前途的命運，安放在他的行篋裏面，風塵僕僕的奔走各地，使他行篋中的東西，由理想而趨於實現。他的風度，使人很容易聯想起英國前外相那位青年外交家艾登，而他的年齡，則比艾登還要小十一歲，艾登是一八七九年生的，宋氏則誕生於一八九〇年。

宋氏原籍浙江，生長於廣東，父親宋耀如，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富於新思想。宋氏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就到美國去留學，入哈佛大學研究經濟，民國六年歸國，在上海實業界從事活動。民國十二年轉入政界，任廣東國民政府英文秘書兼管理鹽務事宜，當時廣東財政紊亂，度支竭蹶，因為宋氏是經濟專門人才，所以孫中山先生特地請他到廣東去

理財。後來又任中央銀行行長之職，宋氏在美國留學時本來會從事過銀行業務實習，這時便充分發揮他的所長，安定市面，開闢財源，於是國民政府一切公費均得不虞匱乏，孫中山先生生前對宋氏極爲嘉許，並對他的前途抱着極大的期望。

民國十四年，宋氏調任商務廳長，廖仲愷先生被刺後，宋氏即繼任財政部長，整理廣州財政，成績極爲良好。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興師北伐，軍需浩大，宋氏這時是兵站部的實際責任者，他運用他的長才，以廣東一地方籌措所得，供應各路軍餉，源源接濟，應付不匱，使前方軍需充足，將士安心用命，終於完成北伐，驅盡之功，獲得全世界人士的欽敬，甚至有人把他比之於漢代的蕭何。

北伐完成以後，宋氏歷任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財政監理委員會委員，中央銀行理事兼總裁等要職，其間各種財政改革政策的斷行，收支豫算的公表，把中國從來紊亂不堪的財政，加以澈底的整理，使之走上近代化國家的軌道，因而引起全國人士的信服，公認他是當代中國唯一的財政家。

宋氏不但學識豐富，而且機警過人，民國二十年，因胡漢民事件，一部份中央委員和蔣委員長意見不合，脫離國民政府到廣東去，宋氏仍舊竭力效忠於蔣委員長，因此招致粵方委

員之忌，派人行刺他於北火車站，兇手共開三槍，宋氏聽得槍聲，心知有變，急向左跑三步，向右跑三步，再向左跑三步，然後拔腳飛奔，避開了槍彈射出的線路，卒脫於難。他的祿書唐腹廬，因為沒有他那樣的機警，竟做了他的替死者。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宋氏屢次在真茹國際無線電台作廣播演說，向全世界愛好自由正義的人士報告日本侵略暴行的真相，和中國信賴國聯維護和平的苦心，日人恨他次骨，目他為英美派的領袖，反日派的巨頭。

民國廿二年，宋氏在財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任中，負重大使命出國，赴英美及瑞士日內瓦等地，一面作反日遊說，一面要求國際聯盟對中國作經濟援助，結果終於獲得美國的棉麥大借款和國際聯盟對中國經濟援助決議。二大收穫返國，使中國的反日政策更趨強化。但這時政府的內部，因汪精衛的出任行政院長，對日妥協的空氣極為濃厚，宋氏乃於民國廿三年辭去財政部長之職，就任新設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努力於國內經濟的建設，並爭取國際聯盟的對華技術援助，一方面又從事全國財界有力者的總動員，指導各種經濟建設運動，其間復出任改組後的中國銀行董事長，結成金融界的堅固基礎，同時更以中央執行委員的資格參贊樞機，一般人都公認他為蔣委員長以下政治，經濟界的最大實力者。

民國念五年，西安事變發生，宋氏極關心蔣委員長的安全，他特地親自冒險飛到西安去，和張學良當面折衝，終於使巨大狂瀾，化爲平靜，並鞏固了全國統一團結的政策。

全面抗戰發動後，宋氏屢次有出任財政部長的傳說而未果，但戰時經濟的實權是掌握在他手裏，他繼續從事廣泛的活動，使貧弱的中國經濟能支持對強敵的長期抵抗。他的不出任財政部長，是因爲對外的經濟活動重於對內，在抗戰期中，他曾兩度出國，使英美對我國與巨款，並援助多量的武器物資，所以他對抗戰所建的功勳委實不小。

我們重視宋氏在外交界的地位，實更超過他在政治，經濟界的地位，因爲宋氏實爲今日中國少有的外交人才，而且歷來的外交人才對於國際政治的知識雖然豐富，但對經濟的知識却多半缺乏，在討論到有關經濟的問題時不得不帶專家同行，賈如艾登，亦不能免。宋氏却因富於經濟學識，在這方面能不需專家的幫助而迅速加以決定。

宋氏因自己對國學程度較爲薄弱，乃聘一老成宿學爲之教授，進境極速，偶然寫一三五百字的短文，卽已斐然可觀，聰明人無事不能，於宋氏益信。

王世杰

現任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湖北崇陽人，生於一八八二年，是我國著名的一位學者。在天津北洋大學畢業後，即赴英國留學，得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士學位，後又赴法國，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專門教授憲法。

五四運動時代，王氏是一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新青年新潮等雜誌上，時有他的著作發表，與胡適，羅家倫，傅斯年，周鯁生等齊名，北京政府時代，創辦「現代評論」雜誌，對當時北方政治之腐敗，作猛烈的抨擊，致觸北京政府之忌，除將「現代評論」封閉外，王氏亦險遭逮捕，遂與北京大學一部份教授連袂南下，加入南方國民政府。

民國十六年，王氏任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編訂各種法規，俾作行政準繩。因為王氏是一位法學名家，所以民國十七年海牙公斷法庭特地聘他為公斷員，回國後歷任國立中央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制班主任，立法院委員，武漢大學校長等要職，以後又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

王氏在教育部長任內，樂育英才，極為士林所推重，主持全國教育，對於學校辦理的良

否，考查極嚴，而全國各校的編制，亦改爲統一均齊，學生的畢業，均須受極嚴格的考試，所以中國的教育，得以日臻完善，都出於王氏之力，惜以七七事變爆發，未得竟其全功。

抗戰軍興後，王氏繼梁寒操之後，任中央宣傳部長，在抗戰期中致力於國際宣傳，收效很大，也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便把他調任爲外交部長，以法學名家而任外交部長的，除了以前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外，就得推他了。

王氏就任外交部長後，即赴倫敦，出席五國外長會議。九月十三日，在倫敦告中央社記者稱：出席五國外長會議的我國代表，等對義和約草案討論完畢後，即將提議加速進行關於我國特殊利益的問題。王氏並對兩日前英國所傳中蘇法將聯合建議要求五強共同統制原子彈一說，力加否認。記者詢以中國在建立和平中的責任，據王氏稱，他正在瞻望五強外長會議的愉快空氣及真摯合作，應促進前途工作的成功。我國在這次戰爭中受苦最久，現在以較前更大的決心，竭力建設世界和平。戰爭中的慘酷經歷與一切犧牲，已給予我國一種教訓，即「和平係不可分者」，實爲最重要的真理，以我國對歐亞的和平解決，均同樣關切。他最感欣慰的，就是自波茨坦會議後，遠東主要聯合國家，現有逐漸加強的和協友好精神，實不亞於世界其他部分。

顧維鈞

現任駐英大使顧維鈞，江蘇嘉定人，生於一八八七年，是我國資格最老的一位外交家，從政已有極悠久的歷史。

顧氏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旋即赴美留學，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得法學博士學位。民國元年歸國，五月任國務院祕書，八月任外交部祕書，民國三年，改任外交部參事，四年七月，代陳彝任駐墨西哥公使，後又代夏復階任駐美公使兼任駐古巴公使。民國八年，巴黎和會開幕，被任為我國出席會議的全權代表。九年十月，調任駐英公使，同年十二月被選為國際聯盟非常任理事。

民國十年十一月，華盛頓會議開幕，顧氏代表我國出席，努力交涉收回山東及其他權利問題，結果終於將山東收回，恢復我國的主權，從此聲譽大著。民國十一年五月，由英返國，六月，任全國財政調查會會長，八月，任唐紹儀內閣的外交總長，和吳佩孚的直系甚為接近。九月，王寵惠繼起組閣，顧氏仍留原任，十一月辭職，民國十二年四月，再任張紹曾

內閣的外交總長，後來由高凌霨孫寶琦繼起組閣，顧氏均留任外交。民國十三年七月，與俄代表加拉罕簽訂中俄協定，恢復中俄兩國的邦交。及孫寶琦內閣去職，顧氏曾代理國務總理，仍兼外交總長。九月，顏惠慶組閣，留任外長，十月，馮玉祥回師，因曹錕於延慶樓，顏開瓦解，顧氏亦去職。民國十五年五月，顏惠慶復起而組閣，顧氏再出任財政總長，同年六月，杜錫珪組閣，顧氏仍留原任，十月，顧氏又繼杜錫珪之後，兼攝國務總理，直至民國十六年六月，張作霖在北方自稱大元帥，改任潘復組閣時，顧氏始去職。

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革命軍入北京，顧氏因為迭在奉系手下任職，被國民政府下令通緝。民國十九年冬，以張學良之請求，國府充撤銷通緝令，二十年九月，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被任為駐英公使，並為我國出席國聯會議的首席代表，在日內瓦大聲疾呼，要求維護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復在國聯會議席上與日代表松岡洋右作激烈之爭辯，一時引起中外注目，是年十一月，升為代理外交部長。

民國廿一年淞滬戰後，國際聯盟特派李頓爵士率調查團來華，顧氏任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伴同調查團一行出關赴東北調查，當時日方對顧氏威嚇備至，甚至派人到他旅館中去，問他要不要購買防彈馬甲，並公然聲明對他個人的生命安全不能保障，顧氏在這種充滿威脅

的空氣下，終於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冒着巨大的危險，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超人的胆識，使日人亦爲之傾倒不置。

國聯調查團返國後，顧氏即被政府任爲駐法大使，繼續在國際外交壇站上努力折衝，民國念六年中國全面抗戰展開後，顧氏在國際間更爲活躍，其地位亦愈趨重要，惜當時英法執政當局缺乏遠見，堅持綏靖政策，縱容侵略者橫行，除了在道義上援助中國外，並未能對日本加以制裁，顧氏的努力亦未能發生何種效果。其後歐戰發生，巴黎淪陷，顧氏把駐法的中國使館遷到倫敦，並由政府改任爲駐英大使，以迄於今。

顧氏是一位典型的外交官，美豐姿，善修飾，一舉一動，都顯出一種堅脫爾曼的風度，和英外相艾登在國際間並有璧人之目，外人稱他爲「威靈吞顧」而不名，他的夫人也是有名的交際花，在國際社交場中週旋，那一種雍容華貴的氣度，使人竟要疑心她是一位貴族夫人。

王寵心

前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廣東東莞人，一八八二年生。畢業於香港皇仁學院及天津北洋大學法科，爲時甚早，尙遠在庚子義和團事變以前。王氏自畢業北洋大學後，卽留學歐美，專攻法學，得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不久，又在英國考取英國歷史資格，中國人取得英國律師資格的，實以王氏爲第一人。

王氏不但法學精深，爲中外人士所敬佩，而且熱心革命。一九〇一年（清光緒廿七年辛丑），在日本東京，和沈翔雲秦力山戡翼輩等，同辦國民報，努力於革命宣傳，當時同盟會都還沒有成立。

一九〇四年，孫中山先生環游全球，行抵紐約，王氏那時恰好也在美國費城，鼓吹革命，孫中山先生乃寫信約他到紐約來會晤，兩人一見如故，密商革命計劃，當時卽發表對外宣言，指斥滿清專制政府的腐敗，民權革命的必要。此項宣言，實爲中國革命史上重要的文獻。其時孫中山先生正計劃組織同盟會，王氏卽表示極端贊成而加入，努力籌集革命所用的經

費，並介紹同志入會。

辛亥革命起，臨時政府未成立前，在南京舉行各省代表會議，王氏被推爲廣東出席代表。民國元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孫中山先生任大總統，王氏則任外交總長。革命伊始，各國觀望，所以外交關係，尤爲重要，臨時政府由王氏主持外交，可謂得人，因他活動的結果，國際間對革命軍和臨時政府都表同情，先後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南北統一以後，政府遷移至北京，孫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唐紹儀任北京政府內閣總理，用人主人才，特任王氏爲司法總長，蓋因王氏本爲法學專家，出任此職，最爲適當。後因時局變化，改任外交部顧問。但爲時不久，王氏因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爲，遂辭職南下，隱居上海，任中華書局編輯所長，當時孫中山先生適在上海創辦全國鐵路總公司，乃聘王氏爲顧問，翌年，又爲復旦大學聘任爲副校長。

民國五年四月，廣東軍務院成立，王氏被任爲外交副使，從事討袁運動。民國六年赴北京，任法律編纂會會長，九年八月，任大理院院長，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員會會長，法理討論會會長。民國十年，任華盛頓會議中國全權代表，在國際外交界極爲活躍，回國後，又在梁士詒內閣中任司法總長，凡三月，卽行去職。民國十一年八月，就任唐紹儀內閣的教育總長。

，九月，署理國務總理，組織「好人政府」，後以羅案去職。十三年一月，任孫寶琦內閣司法總長，十四年，任修訂法律館總裁，十五年一月，正式加入國民黨，被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是年五月，顏惠慶在北方組閣，任王氏為教育總長，但王氏這時已傾向革命，所以並未赴任。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即以王氏任司法部部長，其後五院正式成立，司法院院長一職，亦由王氏充任，司法院的制度，在中國還是創舉，得王氏的主持進行，始有良好成績。

王氏在國內固為革命元勳，國家柱石，就是在國際間也極有名望，國際間的外交界政治界學術界，對王氏均有極深信仰，所以民國十年，國際聯盟即選任王氏為海牙國際法庭補充法官。及至民國十九年，國際聯盟又以三十九票之多數，選任王氏為海牙國際法庭正法官。國際法庭法官一職，不僅職務重要，而且地位極為崇高，非法學精深，人格高尚，在國際間有非常隆譽的，決不能得任此職，中國人之得任國際法庭法官的，只有王氏二人而已。

王氏於民國二十年夏離京赴滬，乘輪赴東三省，轉道西伯利亞往歐洲，就任海牙國際法庭正法官，後五中全會選王氏為國民政府委員兼司法院院長，但未就職，二十四年，當選五

屆中央監察委員，二十五年，辭國際法庭法官回國，王氏任國際法官時，每年收入在十萬元以上，而任期四年，能任滿五年者，即可終身享受俸給，直到老死，但王氏爲了奔走甯粵和平，致力全國統一，竟辭職返國，若能再蟬聯六月，即可享受這種終身俸給待遇，在個人的收入上，如以七十歲論，則當損失二百萬元以上，時人對於王氏的犧牲精神，莫不一致表示欽佩。

民國二十六年，外交部長張羣辭職，卽由王氏繼任，是年二月，蔣委員長清假休養，王氏又兼代行政院院務。全面抗戰發動後，王氏隨政府撤往內地，由漢而川，任外交部長如故。不久以前，始交卸外交部務。

王氏爲世界著名法學家，生平著作，被英美法等國採作教本的很多，尤以「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書，曾引起不少中外人士的注意。

台維斯

一提起諾曼·台維斯，誰都知道他是美國外交界的一個重鎮，他不僅在第一次大戰後的許多會議席上任過美國的使節，就在歷次海軍會議中，他都是最活躍的一位中心人物。他曾經替一個共和黨總統和兩個民主黨總統担任過全權的代表，又曾替威爾遜做過最重要的財政和外交的顧問。

台維斯外交態度上的率直平易，久為許多人所稱譽，他有銳敏的觀察力和精細的思考，許多紛亂如麻的事情，一到了他底手中，立即就變得異常的簡單，他能用率直的語言，滔滔不絕地表明他的思想，他更能在直爽明快的語言中，使聽衆為之動容。幾十年的外交生涯，他的確可說是一位出色的老外交家了。美國人信仰他是第一流的外交人才，而歐洲人却說他是鯁直的美國委員。

他於一八七八年生於美國東部的坦加西洲 (Tennessee)，十九歲時，他便進了凡德貝爾大學讀書，但他還未讀滿兩年的時候，因為健康的關係，便赴加州休養，轉學於司丹福大學

，繼續攻讀。在學校還未畢業的時候，他已經結了婚，雖然他父親因為經營牧畜事業，手裏很有幾個錢，但是，青年的台維斯以為，靠着父親的錢來生活，的確是一種恥辱，他開始在生活上謀求自己的獨立，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兼任着兩件職務，以維持他小小的家庭。在畢業以前，因為家庭中發生了重要事件，他不能不趕回坦加西州的故鄉，在這裏，他經營起自己的農場，並做了一個製造工廠的股東，同時他也努力鑽研着法律的書籍和那枯燥的條文。

他對政治，一向是抱有很濃厚的興味的，但他認為當律師不易發跡，所以他放棄法律，而開始到商界去活動。在三十五歲的時候，他已積有很多的錢，面團團作富家翁了，他開始感到自己應當做些事業，於是他努力從事於許多社會的活動。

因為古巴有位親戚，台維斯便前去投奔他，台氏在古巴，最初經營押款的事業，他購置許多種植蔗糖的田地，和糖廠的股票，不到三年，他已身任古巴信託銀公司的總經理了。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他開始想從事政治活動，美國參戰時，他被威爾遜所羅致去，被派到西班牙和英法去充任財政特別顧問。一九一九年，他被派到歐洲，任美國駐歐的財政專員，這是他在外交上發揮其辦事才能的第一步。他明敏精細，能夠用冷靜的頭腦

，解決紛亂如麻的戰後財政問題，他的這種才幹，馬上為協約國的最高會議所賞識，聘他當財政組的主席，他之特別受人欽佩的地方，是因為他具有坦百襟懷。

威爾遜對台氏才能的加以重視，於一九二〇年任他為財政部顧問，不久又升任財政次長，翌年更請他擔任國務卿，以主持美國的外交。以後威爾遜逝世，他雖然一時沉默，但是他的才幹既為一般人所認識，就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中，無論那方面，對他都有好感。所以胡佛上台任總統時，便請他出山，擔任日內瓦軍縮會議的美國代表。他在日內瓦的活動，深得美國人民的贊許。羅斯福上台，他同樣地任裁軍會議的美國總代表，並加大使頭銜。倫敦海軍會議中，他又任美國的總代表。

在外交上，台維斯老練而直爽，他雖然主持着裁軍或軍縮會議，但他自己都站在美國的立場上，權衡自己的利害，為自己爭取大量軍備保持的合法性，在國際舞台上，他一方面高唱軍縮，但同時他知道，那世界和平的機構已無法阻止戰爭了，所以他的努力，也只是一種姑且的希望罷了。

從外貌上看來，他是一位紅顏鶴髮的老人，他有很強的理解，也善於適應環境，在巴黎和會中，協約國拿極重的賠款加諸德國，台維斯却強烈表示反對，他並且預言，這將要發生

如何的結果，雖然他的主張未獲通過，但後來却大家一致公認他的遠識，因為壓迫愈強，反動愈厲，倘若當時大家能聽從這位老外交家的意見，在處置方面稍事寬容，也許第二次大戰未必會這樣快就發生吧。他曾充任過解決米美爾問題委員會的主席，而且戰後歷屆重要的國際會議，他無不直接間接的發生着關係。一般人之把他看成美國外交界的第一人，當然不是過譽的。

現在，他已暫時脫離了外交生活，另謀其他事業的發展，不過這位具有超絕能力的外交人才，真的會就此結束他的外交生活嗎？只恐未必見得如此，雖然他的年齡已經很高了。

霍 浦 金

霍浦金並不是怎樣聲勢煥發的人物，但他和羅斯福總統朝夕共處，親如家人，羅斯福手下數千僚屬，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別人縱居高官顯位，在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熱，還有在社會上聲望卓著，然而霍浦金是羅斯福家屬以外得以長期下榻「白宮」的唯一嘉賓，他與羅斯福關係的密切，可想而知。

羅斯福每天從上午九時起到下午九時止，延見的客人，無非是赫赫的名流和卓越的政治家，但他公務完畢，杜門謝客，坐下來休息的時候，夠得上和他促膝談心的，就非老朋友霍浦金莫屬了。羅斯福和他，誼屬至友，親同父子，然而何以會到這種程度呢？因為霍浦金富於理解，善於體貼，羅斯福有什麼心事，他不猜則已，一猜便着。有人比他為羅斯福已故的親信霍威 (Coreia Mc Harty Howe)，確實有許多相像的地方。

美國老練的政治家，對於霍浦金敬愛有加。當他在一九三三年初到華盛頓的時候，非編介紹，人們都不曉得他的真姓大名，甚至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後，也不過當他是總統「新政」

運動的一個信徒而已。

當時在羅斯福左右策劃新政的人物，有所謂「智囊團」的，人人對於其中份子，若不紛紛揣測，雷蒙特·摩萊 (Raymond Moley) 即其一，這人是著名的個人主義者，此外如都格威爾 (Rexford Guy Tugwell)，人品卓絕，且美於豐姿。裴爾 (A. A. Berle) 專心致志，頗具學者風度。至於霍浦金呢，他也有他的特長，但性質與上述諸人不同，直到他喬居白宮爲總統親信時止，外表上看來，始終碌碌無奇，一身衣服掩不了他瘦骨嶙峋的肘角和膝蓋，他的外表恰像一個農家唱小曲的牧童，要不是癡癡的眸子及特別長方的臉，他沒有一些驚人之處，然而也許就因爲他有這一點特色，所以纔能和他的政敵大戰三百回合，並能從九死一生的大病中，恢復健康。

霍浦金從青年時代起，就桀拓不羈，但他並不魯莽，處事機警，有時手段潑辣。他的獲得總統識拔，由一個小小社會工作人員，而爲部長，而爲總統最親信的顧問，乃至爲與世界命運有關的民治陣線各國的聯絡員，決非偶然的事。

伊沃華州是人材輩出的地方，該州有志青年，都以紐約爲發展之所。霍浦金於五十年前，生在該州蘇市地方，家境貧寒。在本州格立尼爾專門學校畢業後，也像別的伊沃華州人一

樣，到紐約去謀生。他先在全國最大的私人慈善團體「貧民福利協會」擔任調查員的工作。這時因工作之便，發現社會的矛盾現象，富者生活奢侈，貧者朝不保夕，不期然對於一般貧民，生出無限的同情，這是他後來致力社會事業的起因。

這個少年伊沃華州人，在新的環境中，力圖上進，一九一五年，任紐約兒童福利局長，這時還不過二十五歲。一九二二年後，出任紐約防癆協會總幹事，他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大，且引起羅斯福的注意。當時羅斯福新任紐約州長，委他為紐約州隨時緊急救濟局長，他於累如魚得水，得以盡量發展他的抱負了。

他在紐約的工作，不過是日後在華盛頓出力的張本，一九三三年五月，羅斯福總統走馬上任，帶了一批人才，實行「新政」，霍浦金奉召到京，處在各位權威之間，不過一個無名小卒，當總統向參議院銀行與幣制委員會推舉他為聯邦救濟局局長的時候，參院諸公，對於這個陌生名字，都面面相覷，不知怎樣才好。

然而霍浦金不顧別人輕視，抓住機會就力圖發展，他的活動範圍漸漸由社會事業推廣到其他方面，到一九三四年已引起人家的歧視，共和黨方面，且有人反對他利用救濟事業，進行政治活動，可是在一九三五年時，他的救濟名單上已有三百五十萬人，他可是說是全國

大的「雇主」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羅斯福推舉他爲商務部長，參議院可決時，却很費周折，因爲大家對於這樣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一躍而爲這樣的大官，有點覺得人地不相宜。在總統的意思，一方面想利用部長的地位，給他個副總統候選資格。再者，霍浦金體弱多病，給他較優越的職位，以資調養。霍浦金的地位既已愈高，他的政敵也愈多，如都格威爾和內政部長伊克斯之類，向他攻擊最力。

一九四〇年五月，歐戰急轉直下，法國崩潰的朕兆已見，這時白宮中函電交馳，公務百倍繁重，霍浦金便被邀到白宮住宿，俾得朝夕在總統一旁。他傳達事情，十分迅速，並且消息靈通，應對如流，國際局勢最緊張的時候，他夙興夜寐，歷兩星期而無倦容。羅斯福從沒有知道他的至友如此能耐，就越發看重他了。

羅斯福對於霍浦金的公私交誼，都出乎常情。新政派激進份子向總統說他壞活的時候，總統向不表示意見，却暗中照顧霍浦金。霍浦金在貧病交迫的時候，總統慨然延私人醫生給他治療，愛惜可謂無微不至。

羅斯福總統夫人，對於社會事業，向亦甚感興趣，不時向霍浦金有所獻議，他對於羅斯

福夫人的意旨，自然很重視，羅斯福夫人也禮他爲上賓。一九三七年，霍浦金夫人逝世的時候，總統備全體閣員親往送殯，羅斯福夫人且把無母的幼女狄愛娜領到白宮裏撫養，愛如己出，住了三年之久。

一九四〇年八月，羅斯福致函霍浦金，准他辭去商務部長，措辭比給別個部長刻板的批准書，至少要懇切二十倍。總統的書翰裏說：「閣下可卸去現職，但僅以官職爲限，不及其他，爾我交誼當一如往昔。」

一九四〇年秋，羅斯福競選連任，霍浦金竭其全力，代法萊主持選舉運動，他先代表總統到芝加哥，出席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部署一切，此後又隨總統在紐約，波士頓各地演說，結果獲得空前的成功。至此羅斯福對他的信任又進了一層。

是年年底，大選完畢，羅斯福總統帶了這位老友，坐了遊艇，出巡加勒比安海，休閒身心。這時羅斯福把心裏籌劃成議的「民治國援助法案」和盤托出。至於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羅斯福派他爲專使的事，却是他作夢也想不到的。在這事發生前的兩星期，羅斯福曾向他打趣道：「哈萊（霍浦金的小名），你想被炸彈擊中的光景怎樣？你不曾打算過乘機旅行嗎？我聽說那些防空室中擠得非常厲害呢。」霍浦金照例也把打趣的話回答，他以爲總統不過隨

便向他開玩笑而已，殊不知總統早已成竹在胸，故意祕而不宣罷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羅斯福出其不意，突然在新聞報道席上宣佈，說已派定霍浦金，以特使名義，爲個人代表前往英國，事後，總統情報祕書歐萊，才把這事告訴霍浦金。

『你替我想想看！』霍浦金情不自禁地向歐萊說：『只要想一分鐘好了，我是幹社會事業的人，我的父親是個皮匠，我的母親是個小學教育，我現在要去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及英國政府諸公晤談，真叫我摸不着頭腦了。』

後來霍浦金專使到了英國，和英國外界領袖晤談的有三百人之多，他和邱吉爾首相更一見如故。同年七月間，羅斯福又派他到莫斯科，會見史丹林，宣達同樣使命，最後且派他到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去訪問蔣委員長。這位僕僕於民主陣線各首都的人物，可說是國際間的一位紅人，民主陣綫的唯一聯絡員了。

羅斯福派霍浦金出任特使的用意，是要等他歸國之後，在完成國防及援助民治陣綫計劃中，担任重要工作。霍浦金在出發前，對於英國各種需要，早已瞭如指掌，比任何美國人要知道得詳盡。回憶美國在參加上次歐戰前，威爾遜總統也曾派遣政治顧問好斯上校出使歐洲，結果與英外相格萊發表共同宣言，霍浦金顯然也負有同樣的使命，由此可見他的工作之重

要了。

霍浦金向白宮的朋友們公開表示，他不愛高官厚祿，他現在最重要的職責，是任主持民治陣線援助法實施事宜，他的大部份工作則在白宮二樓林肯寢室中辦理，他在室中接聽電話，往往達數小時之久，這樣的一種工作，對於這樣一個不愛虛榮不貪錢的人，實是莫大的興奮。每當忙裏偷閒憑幾小憩的時候，這位伊海華州的小夥子想到自己正目覩着歷史的演化，而他自已呢，對於這種大時代的蛻變，與有力焉。

章 南 特

由羅斯福總統特選的駐英大使章南特，現在担任着美國「海外耳目」中最重要的一種新職務。他不是個職業外交家，也不倚賴外交官的俸給，他和英國的官場極為相得，這幾點都與他前任人物並無二致，然而不同的地方却多着呢。

章南特在國內國外努力推進民治社會有秩序的進步，已有多年，所以英國自由黨和工黨對他的歡迎，不下於保守黨。他相信今日的外交政策「決不能也決不應和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分離」。他以爲人類的幸福，唯有各國親善合作方能獲致，方能在目前國際局勢中，創造出一個世界，「使自由的人民彼此安居樂業。」

所以他非但是一個事業家，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要考察英國國政治生活和哲學演進中的重要改變，報告美國政府，未來的世界，或能由這種改變獲得一個端倪，

章南特的出身，在民主國中可說是最貴族化，他出身於高雅的拓殖家庭，青年時代受到最優良的高等教育。他得到了一筆遺產，結婚後他的財產更多了。他的嗜好，也是許多人所

願終身保持勿失的。

他曾在康谷特聖保羅學校中教過歷史，他酷嗜研究戰略，他喜歡發掘美國政治上的秘密材料。他收藏書籍，油畫，阿刺伯馬和狗，又愛好紳士式的耕作。

韋南特因爲目力不佳，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未能應徵入伍，但他曾設法投入法國空軍，轉入聯軍部隊，出入火線，攝取軍事照片，他回國時已升到上尉軍職。他的事業常常轉換，採油，伐木，開礦，經商，都有成就，他本可經營這類事業，但他很早就放棄了這種安舒的生活，而爲平民謀公益。他曾研究與工人幸福有關的物資，宿舍，營養，醫藥，工作時間，老年津貼等問題，自願稍盡棉力。韋南特會有這樣一個大角度的轉變，其原因似乎沒有人知道，也是不容易解釋的吧。

韋南特在一九一二年時開始顯出他的特點，據說他是普林斯登大學中三個進步黨員之一，其餘的學生，都擁護塔孚脫或威爾遜。稍後他在就任新海姆夏州長時的演說中表明出他的意志，他向該州共和黨保守黨份子說，他從一個內訌的共和黨員學習共和黨政綱，這人告訴他，共和黨原是主張人權超過產權之上的。

當韋南特在新海姆夏州實行他的新政，並擁護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所施新政策的時候，

共和黨保守份子都不潔於他。他們不理解全國進步派共和黨員何以提及他有為總統的可能，他們至今依然未能明瞭。

韋南特的爲人，使人想到昔日的林肯總統。他身材頗長，直立如矢，兩眼矍矍，似有深思。年方知命，說話有些吞吞吐吐，就是讀一篇演說稿子，也是這樣。他對於衣着殊不講究，一套深色的寬大西裝，穿着日久，任其皺痕累累，他的領帶歪斜不正，大概因爲一面談話一面打結之故。他額上散亂的頭髮也從不加以整刷。

他處處表示同情心，日內瓦一個居停女主人說，「韋南特入室，使人人都覺得精神一振。」他在日內瓦擔任國際勞工局長時，至少獲得了英國內閣中兩位要人的歡迎，其一是工黨領袖貝文（即現內閣中的新外相），其一是前外相艾登。

韋南特具有使人尊敬的才能，因爲他的尊敬人，完全出自誠意，他是一個耐心傾聽的人，他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鼓勵往訪他的人說：「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專家呀！他這樣坦白的承認自己的才具有限。他很喜歡與客談話，一個十分鐘的約會，可以延長到一句鐘，因此人家都說他不是一個行政長才。」

韋南特慣常於說話時搜索適當的字句，以求達意，因此人家說他思想緩慢，他的言語遒

巡，易使聽者受惑，他們初時覺得替他發愁，終於立在走廊下歡呼贊美，他的外表無論如何笨拙，他那懇摯的精神自會發出光芒。當他深思的時候，常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有一天在他的辦公室中和人談話，他把一件大衣懸於臂間，在室內來回走着，後來外褂鐵落地上，他的思潮仍未打斷，依然信步行走，竟不知道他的兩足正踐踏着這件大衣。

凡與韋南特愈親近的人，愈不覺得他的可怪。所以康谷特的鄰里，都一致擁護着他。他的黨都知道他在普林斯登的迷戀，不願推舉他入州議會，他或者會永遠不能享受公務人員的生活。然而他的鄰人，一齊推戴他，當競爭劇烈，比數接近的時候，有如一九二四年的戰勝諾克斯上校，他在家鄉至少可以穩穩佔到十四比一的多數。他的本州雖不贊成州長連任，然而竟已三次推舉他蟬聯了。英國工黨對於他的信任，一定可以獲得不少同志。

韋南特對於人類的溫柔慈愛，在康谷特會有不少傳說。他某一次到孤兒院中去，一個病重的孩子稱讚他的皮大衣，這位州長就在耶穌聖誕節派人送了一件皮大衣給他做聖誕節禮。又有一次在紐約將上火車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囊空如洗，無錢購買車票，原來他在聖保羅學校中，早已罄其所有，資助一個家庭多故的女傭了。

當韋南特的牛奶場經理報告康谷特一家醫院積欠牛奶賬一千五百元時，他就照單代為償

清。一個寒冷的早晨，他知道警察署中有許多流丐放出，都沒有早飯吃，又知道當地並無公款可以供給這一頓早餐，他便自掏腰包去買辦一切，他幾年來仍繼續着這樣的善舉。

韋南特在紐約，有一次曾費了整天的工夫，去替一個女孩子尋覓工作，這女孩子和他並不相識，祇因她在康谷特的親友代為呼籲，韋南特便不惜跋涉奔波，竭力安插。他在華盛頓時，有一天下午出外參加友人的婚禮，不料所坐汽車，繞了遠路，到得禮拜堂門口時，一對新夫婦已經禮畢出來了，韋南特恐他們知道他錯過婚禮，因而不安，重又宿回車中。

韋南特出任駐英大使，將為美總統和國務部的報告員，若在平時，他將出席許多盛會，發表許多演說，到處受人歡迎，一方面因為他是大國的代表，一方面也因他確有名人的資望。但在戰時，他的工作要重大得多，而且在性質上也大不相同，宴會稀少，在燈火管制和計口授糧制下的英國，從前的奢靡，已不適宜於今日，他的交際將減到最少限度，這對於不注意社交生活的韋南特，倒是十分適合。

韋南特在格志斯文納的大使館內，正像軍事觀察家在前線的崗位上一樣，他和所有的倫敦人相同，一樣受空襲的威脅。他是一切消息的來源，凡關於空防的進步，社會情形的緊張，和英國人民，特別是英國勞工在這空前試驗之下的轉變，都要報告美國政府。

韋南特在日內瓦時，曾竭力保持歐洲和平，並在擾攘不甯的世界中，力謀保全國際勞工局自由調查和民治思想的精神。當德國進佔蘇台德區之時，他又飛往捷京普拉格，表示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們的同情。德國炸彈第一次落在巴黎近郊之時，他又在幕後活動，促進達拉第總理和工界妥協。

他看見過憔悴驚惶的難民，也看見過士氣渙散的敗軍，他對於這些戰爭的犧牲，因此益增熱烈。在瑞士將與外界隔絕的時候，他想把國際勞工局遷往美國而未果，只好遷到加拿大的蒙特里爾。

現在的倫敦，現在的英國，已與前任諸大使所知的迥異，這位新大使對於英國的勞工部，衛生部，以及担任疏散人口，分配食糧，和各種社會公益專業的一切公私機關，應較其他大使更加注意。韋南特担負着許多更重要的職務，不僅決定覲見時應穿何種服裝而已。

一部份美國人，恐怕英國變遷過甚，或者已被迫社會主義化，因而感到惶慮。他們建議美國非先確知英國未來的演進，不可遽與英國同安危。羅斯福總統的遣派韋南特，並非要指示英國進行的方向，但對於英國社會所發生的重大改革，顯然要隨時獲得消息。

現在戰爭已經結束，在考慮世界的將來之時，這稱情形對於美國或者非常重要，在這個

世界中，美國的作用，似將遠過於往日，羅斯福的選任這樣一位新人物做駐英大使，其原因大概就在於此吧。

貝文

在這次登台的英國工黨人物中間，具有浩大實力的是外相恩那絲·貝文，他是英國勞工運動的領袖，他非但幫助了這次工黨的勝利，實在也支持了整個工黨的政策。阿特里雖然榮膺首相，然而實際上他是要受貝文的支配的。

當一九四〇年，貝文初次參加邱吉爾的戰時聯合內閣擔任勞工大臣時，已有許多人預料繼承邱吉爾為英首相的，非貝文莫屬。現在工黨執政，貝文出任外相，而首相一席，由阿特里充任，實因阿特里為一職業政客，在政治舞台上較久的歷史，然就魄力而論，在目前的英國政界裏，除邱吉爾外，無人能出貝文之右的。

貝文和邱吉爾一樣，也是一個碩大無朋的大塊頭，他身體矮胖，相貌嚴肅，看上去像一頭牛，實際上他也具有許多牛性，他能很快的看破鬥牛戲中屠牛者的詭計，而在幾秒鐘內閃隙全局，假使這頭牛能倖免一死，便決不能再把牠牽入圈中了。貝文是一個機警的戰略家，他有公牛的勇氣，在紛擾的會場中，他會聳起廣闊的肩膀，凸出粗大的頸項，低倒了頭，兩

眼在眼鏡中露出光芒，以與人家鬥智角力。

貝文今年六十一歲，他於一八八四年生於英國北蘇姆塞州(North Somerset)的溫斯福(Winsford)的一個小村鎮上，五歲時，便到一家農場上工作，八歲時，父母雙亡。他除了在村內進過學校之外，其餘的學識都是由自修得來的，他白天在農場上工作，到晚來躲在主人的廚房裏看報紙，藉以教育他自己。

貝文最初在農場替人作工，每星期有六便士的收入，工資是每三月一付，後來他脫離了農場生活，到布勒斯脫(Bristol)一家飯店裏去工作，再以後他又在一家酒店裏作店員，作搬運馬車腳夫，電車上的買賣員。

以貝文這樣性情好動而又熱心的青年人，對工會運動自然是很容易發生興趣的，關於他在布勒斯脫所作的種種宣傳工作，真可說不一而足，他甚至在工作時間也不忘宣傳。像他這樣動不動就離開酒車到路旁去聽煽動工人的演講，一定會時常使他的東家動氣的，據說有一次他竟於聽講時跑上台去，對演講者的缺點大加申斥。

貝文有一個恩人，便是現在工黨元老彭鐵勒脫(Bea. Tillet)，他在推銷薑啤酒的時候，無意中遇到了鐵勒脫，鐵氏很歡喜他，因為貝文言詞流利，而又心地忠誠，所以很受鐵勒

脫的賞識。那時鐵勒脫正在組織碼頭工會，便竭力慫恿貝文也去幹工會運動。於是貝文便熱心地到英格蘭西部及沿布勒斯脫海峽各處去組織車夫，脚夫和船塢的工人，他從工會分會的秘書一直升到總會的副秘書主任。他因為地位提高的關係，也就移住到倫敦來。一九一五年他不過只有三十幾歲，但已經被選為運輸工人協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第一次大戰期間，政府成立了許多委員會，去組織各地的工人和辦理運輸事宜，在這些委員會裏面，貝文都担任過重要的職務，從此青雲直上，以迄於今日的地位。

貝文最重要的政治背景，當然是工人，是英國全國的工人。他在未參加政治以前，是英國的「全國運輸人員工會」的書記長，因為他手握着這個英國最大的工會的最高權威的地位，於是他便順手操縱了英國的總工會，因此也便操縱了工黨的政策。因為工黨受工會支配，而工會又受貝文支配，所以貝文雖非政治家，却有極大的政治勢力。

可是貝文雖畢生盡瘁於勞工運動，認識他的人却極少，以普通的意義說起來，他並不能算是一個政治家。在工會中，他雖然有少數知友，但在工黨中，他雖為人所知而並不著名，英國人在他出任勞工大臣以前，都不知道他的大名，惟因他是工會運動的領袖，在過去二十年中，却是英國最有勢力的人物之一。他本來極不歡喜政治家，自從一九三一年麥克唐納爾

，史諾登，和湯麥斯背棄勞工運動以後，他更不免嗤之以鼻。他是一個超羣的人物，故易於傲慢，他的嗓音宏亮，每一登台演說，必能吸引聽衆的注意，他的強有力的性格，他的善於管理和善於排難解紛的天才，他對於工會羣衆的控制，他那合於邏輯的批判能力，和可以左右人的情感，使他在英國工業界中佔着很崇高的地位，同時也成爲工業界中最可怕的一個人物。

英國在五年前共有大小工會一千零三十三個，工人共有六百萬，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加入總工會的，總工會的行政部長是知識部長西脫岑爵士，但一切主意是由貝文來決定的，所以貝文的背後有着五六百個生產的實力份子支持着，這生產實力在戰時和在戰後是同樣的重要，所以貝文在目前英國似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遠在一九三六年，鮑爾溫首相便想籠絡他，給他一個勳爵的頭銜，想把他平地變成一個貴族，可是他搖搖頭不予接受，說戴了勳爵的頭銜，在工人面前說話也不方便。

一九一八年，貝文以碼頭工會作基礎，把四十多個性質相似的小工會合併爲一個總工會，他的組織能力於此即灼然可見，四年之中，又有許多工會也都合併了起來，到了今日，總工會擁有的會員已有一百萬人以上，實爲世界上最大的工會。

這個龐大的工會是由運輸和交通界的職員和工人組織而成的，每一部分的工人都可以自組工會，但須受總會的指揮。貝文這種辦法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同時也證明了他眼光的遠大，觀察力的精細，和他組織能力的卓越。他因此而成了英國工業界的要人，而且同政治也漸漸地發生了關係。講到工業界的各樣問題，貝文真夠得上說是洞悉無遺的。

一九二〇年，他初次向邱吉爾鬥爭的時候，已經是工會領袖了。當時邱吉爾主張對俄作戰，却被行動委員會反對作罷，誰都想不到後來攜手合作共謀拯救英國的兩位要人，當初原來是政治上的勁敵啊。

貝文從沒有充當國會議員的意思，他在過去二十年中，隨時都可以當選議員，但他寧可韜光養晦，担任運輸及總工會總幹事一職。他不喜歡宣傳。就是在勞工運動中，他也不願接近羣衆，所以他因才能出衆而受人尊敬，富有權力，却並不爲衆望所歸。

後來他鑒於張伯倫內閣對於極權國家當政者的組織能力不太清楚之故，才毅然投身到政界裏來。他對於自己的地位曾直截爽快地這樣表示過：「英國的勞工界無一不希望這次能打勝仗，他們都知道這次戰爭的勝敗關係至鉅，他們將來能否有自由，完全在此一戰。不過他們希望政府能處處以國家爲重，而不應以朋友或私人的利益爲重。」

一九四〇年五月，加入邱吉爾內閣的七個工黨領袖，貝文就是其中的一個，當時保守黨在下議院仍佔着三分之二的多數，照例英國應當組成一個保守黨內閣，然而貝文竟能加入，就任勞工部和治安部大臣，委實是一個奇蹟，然而民治主義比較計算下議院的席數更爲重要，也由此可以證明了。

邱吉爾知道這一次戰爭，乃是全民戰爭，而不是開員和軍隊的戰爭，所以政府必須代表全體人民，而不僅代表一黨一派，假使要請工人爲民治主義而犧牲，必先令他們深信自己是民治主義的一部份。英國要從事全面戰爭，唯有實行全民政治。英國工人在這許多年的妥協期間，常是反法西斯主義者，他們知道德國工人的遭遇怎樣，他們承認西班牙戰爭是這次戰爭的起端，所以極願與法西斯主義奮鬥，但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立在他們所信仰的人的後面。

張伯倫政府已失去全國的信任，保守黨自負威望盡失，不滿人意，欲望作戰有效，非邀請工黨加入政府共負責任不可。邱吉爾羅致工黨份子入黨，並非專取人才主義，而是因爲他們能代表全國人民中的一個重要部份，他們能得工人的信任，假使他們失去這種信任，則貝文不過是一個幹練人員罷了。

貝文自從就任勞工部和治安部大臣以來，就集中精力來動員全國男女工人，以便增進英國的戰時生產，不過要達到這個目的，便不得不撤銷工會所享受的許多特權。貝文是主張碼頭工人每星期只做四十小時工作的，然而現在他也要求工人們每星期要工作七天了。一九二六年曾鼓勵工人大罷工的人，如今竟不許工人在戰時隨便罷工了。

貝文並不是一個喜歡罷工的工人領袖，他願意作長期談判，以達到圓滿的解決，寧可妥協，而不願用脅迫手段，這或者是鑒於一九二六年總罷工的慘敗而然。一九三七年，英王喬治六世舉行加冕禮時，倫敦公共汽車工人以要求改善待遇而實行罷工，貝文却拒絕承認罷工，拒付罷工時期的工資，且斥此種舉動為受共產黨的煽惑。他以嚴厲手段與他自己的工人作戰，在四星期後，工人被迫放棄罷工之時，他便把罷工領袖逐出了工會。

從前被視為勞工運動中左派有力領袖的貝文，現在却成為左派的死敵了。近年來常聽到貝文是工會運動獨裁者之說，任何人敢阻撓他，必遭他無情的對付。年輕的工人都抱怨說他早年的熱忱，已一變而為審慎持重，他自建設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會，和眼見工人待遇大為改善以後，對於他一生的工作已感到滿足，而不願再為他們奮鬥了。

可是貝文却仍在繼續奮鬥，以保衛他費盡心力所造成的勞工運動，他的痛恨法西斯蒂，

出自真誠，他認法西斯蒂爲工會最大的敵人。他曾說：「一個工人若能善於控制一架噴火機，也必能善於管理一個國家。」由此可見他並未忘却他的本來面目。所以在他接受英國向無先例的大權時，他能深得工人信任。對於全國人民的工作可以全權處置，他有權決定在作戰方面，何種工業是主要和何種工業爲多餘，他有規定工作時間和工人工資之權，他把數萬工人自普通工業移至軍需工業，他曾坦白的對資本家說工資不應減少，也很坦白的向工人說，他們的責任不下於軍人，必須自視爲工業上的兵士。

在戰爭期中，貝文有極大的權力可以強迫勞資雙方使他們盡力協助政府，應付戰爭，不過他却不願意用權力去壓迫別人，他的主張是不要強迫人來作，應使人甘願來作。他曾說，「人民顯然都願意來幫助政府，我又何必再去強迫他們呢？」

他做了勞工部大臣後，依舊堅持着不論英國的國策如何，工會的意見仍是值得採取的，必如此，英國的工會纔能與英國政治上的各種措施加強地聯繫起來。

貝文在戰爭期中對英國所盡的努力，誠然不能算小，然而還有許多人更希望他能於這次戰爭結束後，在英國作一番更大的建設事業。關於這一點，他們公開表示過意見，他說：「這次戰爭的目的是要爭取社會的安定，我們決定要樹立起一個新的經濟秩序來，我們不願意

再看見有大批的人失業，受貧窮之苦，我們不承認將來還有人可以享受特權或者可以有特別的地位，將來任何事情都將以公平為準則，民主政治並不是選舉時投投票就算了事，牠是要予人們以均等的機會，執政的人不應僅限於某種特殊的階級。」

貝文對他的主張始終如一，那就是把工人組織起來，使他們對國家工業的管理和發展都能有參加的機會。

十九世紀的工會革新運動和新憲章運動，其主張大致與貝文相同，但自一八四八年後有一個很長的時間英國的勞工界竟與資家妥協起來，對當時的工業反無改進的野心。一九〇〇年後有一個時期英國工人對於國內工業的統制，突然又發生了興趣，這時期的頭二十年曾給予貝文以莫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也多半是在這個時候形成的。

貝文對於庸碌無能之輩，力事排斥，毫不留情，就是他這種倔強的脾氣，嚴肅的狀貌，亦足以反映出工人的決心。他嘶啞的聲音和粗暴的言論，已使他成為政府中最有效的播音者了。像貝文這樣的播音演說，簡鍊賅括，用人民習用的辭句向他們發言，所收得的效果當然是很大的。

有些人說，貝文太獨斷獨行，可是據他的朋友說，他是最能服從大眾意見的一個人。他

的生活很簡樸。社交場中也不大活動，他最喜歡的是在他自己家中招待他的老友。

這位健全的英國政治家，不但他的魁梧的身體和邱吉爾相像，並且也和邱吉爾同樣具有大刀闊斧處理事變的手腕。不過邱吉爾是出身貴族，在闊略的胸襟中還保存着相當的繁文縟節，在小動作上，尙未能免俗。貝文原爲窶人子出身，對於貴族階級的矯揉造作，素來看不上眼，他的行爲全以工作的本身爲前提，不拘泥於禮貌與習慣。在聯合政府時代，他曾親自蹣跚地踱到財務大臣金斯曼爵士面前，逼着他在二分鐘內交出一千萬金鎊，這在英政府大員的辦事習慣上是一個創舉。同時，他對邱吉爾談話時的稱呼，時常用「老朋友」一語，邱吉爾也拿他無可如何，反而在背地裏稱贊他，說他是英國有史以來最能幹的一個工人領袖。

貝文不但要擊敗德國，還決定要改造英國，他曾在布列斯托地方說：「最後所建立的社會，應置於最廣大的基礎上，我們所已知的各種特權，從此將集合爲一，而消滅於無形。」後來他在倫敦說：「事情決不能像從前一樣，舊時代已經過去，新時代應當建設了。」

這位英國勞工運動的領袖，現在担任了工黨內閣中的外相，他的外交政策究將怎樣呢？是根據了前外相艾登的外交路線而蕭規曹隨呢？還是大刀闊斧地堅決執行他自己的外交新政策呢？這實在是一個很有趣而又值得人注意的問題。

艾登

安東尼·艾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一個典型的青年外交家，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二日，今年還不過四十八歲。他的父親威廉艾登爵士，是一個滿身奇骨的大地主，過着一種英國鄉村紳士的生活，善騎馬，精射擊，而又酷愛圖畫。他的家庭和名門貴族渥克蘭德伯爵是一家的，這一家裏曾經出過威廉艾登和喬治艾登等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所以艾登的幼年環境，完全是一個貴族的環境，而他所受的教育也是貴族的教育。

十七歲以前的艾登，度着普通的兒童生活，他九歲入山特勞特預備學校，無論功課上或體育上都不出色，他的教師們也都想不到他會是一個未來的政治家，就是他的家庭也未想到過，他們把他送入愛登大學的邱吉爾學院讀書，希望他畢業後去担任教會方面的職務。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艾登的前途，一九一五年九月間，艾登投身軍隊，以近衛騎兵的身份戰鬥於前線，後來又加入皇家來福槍隊，任中尉之職，他在前線兩年多，體驗了槍林彈雨中戰爭的慘禍，到歐戰告終，他已經升為少校，他對戰爭毫無興趣，不過忠於職

務而已。

停戰以後，他到牛津大學去繼續求學，在基督教學院裏用了三年的苦功，他加入了高階的美學研究班，他在這裏除了用英文寫詩，熟讀普魯斯特，弗朗等人的著作外，更努力不懈的研究東方語言，使他在語言學上得了一等的獎譽。

一九二二年艾登第一次參加國會議員競選，可是失敗了，次年的競賽中他才獲得了勝利，當選為哇里克與勒明敦的議員，在競選運動中間，他和賈維斯·貝克特爵士的女公子皮屈·列斯·貝克特女士結了婚，他的岳父是韋司敏斯脫銀行的董事，也是約克廈郵報的發行人，在約克廈的保守黨內頗有勢力，他結婚後一度爲了約克廈郵報的關係出勤澳洲，由澳洲旅行歸來後，他立即受任命爲奧司汀·張伯倫爵士的私人祕書，從中斡旋的就是他的岳父，貝克特爵士直到一九三七年夏季結束爲止，都很爲女婿艾登幫了些忙。從着作父親的或作岳父的提拔兒子和女婿的保守黨內的慣例，貝克特就次第的將艾登提拔到好的地位了。艾登的父親對保守黨的政治並無特別的業績，對他兒子的影響力也非常之微小。

艾登沒有特別親近的朋友，在互相堅固地連結着的牛津學校友人們之間，沒有交友關係的，在英國的門閥出身中非常少有，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人。例如特夫·古柏也是牛津出身，

靖吉爾也在牛津念過，這些人都有着相好的校友，這對政治家的立身，有極決定的影響。然而在艾登，唯一的朋友就是他的愛妻，其次，他對張伯倫爵士也盡了很大的力。

張伯倫那時是保守黨有名的外相，艾登在他那裏，開始與實際的外交活動發生了關係，而且爲自己以後的地位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洛加諾條約的交涉過程中，他處於祕書的地位，正如張伯倫的一支左右手，從中取得了最有價值的訓練與經驗。而且因爲他言語的坦白，辦事的機警，引起了有知人之明的保守黨領袖鮑爾溫的注意。領他走上政治界來。

一九二九年保守黨政府瓦解，他也一時下野，直到一九三一年麥克唐納爾的國民內閣成立，保守黨在事實上獲得了很大的勝利以後，他又才在西門外相之下，得到了外交次官的要職，由此地位一躍而成功了日內瓦的英國代表。由外表看來，其後他的進升，實在是夠順利了的。一九三四年初，他更因權勢的提拔，升任了掌璽大臣與樞密院議員，這樣就有了與閣僚同樣的資格。

這時，艾登以他外交的天才和靈敏的手腕，在議會和日內瓦大事活動，就是他的政敵也對他有非常的好評。他曾北游斯干德那維亞半島，巡行瑞典挪威等國，爲英國竭誠盡忠的努力，特別是在德國退出了國聯，並正式宣佈重整軍備以後，他更和西門爵士折衝樽俎於歐洲

列強之間，英國的外交重任雖在西門的肩上，但實際上却大部份是由艾登主持的。希特勒宣佈重整軍備以後，艾登飛到巴黎。與法義兩國代表完成了斯德萊薩會議的預備工作，以後又在柏林與西門一同會晤希特勒，僅僅一日的休息以後，他又隻身前赴莫斯科，在英俄的外交史上造了一個新的紀錄，然後他再訪華沙和布拉格，他從三月廿日出發，到四月五日才回到倫敦，這兩週當中，他旅行了三千八百哩的路程，每小時平均要走十一哩，這實在不能不令人佩服他巡行外交家的本領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國內閣改組，一般人都預料艾登有出任外相的希望，但鮑爾溫却把這個位置讓給老誠穩健的薩密·霍爾担任，另以艾登任不管部大臣。實際上，這個不管部太臣的職務，也可稱之為「國聯大臣」或「軍縮大臣」，他大部份時間在國外，以輔助霍爾外相的活動。所以在歐洲一切外交事件中，他是代表英國站在最前線的。

艾登的第一個上司張伯倫爵士，行動遲緩，對於新事物總是抱着謹慎的態度，可是他漸漸變成了國聯的支持者。張伯倫曾經說過，知道國聯的人纔歡喜和應用國聯的方法，不知道國聯的人纔不喜歡和不信任國聯的方法。英國每一次內閣的閣員都屬於後者，他們有他們的舊觀念和舊技術，他們發生懷疑的時候，他們寧可取舊而捨新。當西門任外相的時候，他時

常在懷疑中，他有偉大的智力，可是他缺少決心，寧願規避困難，延擱困難，而不願面對困難以求一解決，他在軍縮會議中，他簡直沒有政策，他不過處處避免牽涉自己而已，日本進兵滿洲和墨索里尼暗算阿比西尼亞的時候，他從不敢擁護法律來謀求和平，他寧可用他巧妙的智力來調和破壞法律的人，替不法行為掩飾。雖然暫時能夠緩和一下，可是以後要償以十倍的代價，西門爵士的繼任者便要來付十倍的代價了。

當霍爾爵士担任外相的時候，英國已經一半決心法國已經完全決心出賣國聯，和支持阿比西尼亞的侵略者，鮑爾溫內閣雖然自知上當，可是仍舊想解脫。國聯舉行大會的時候，霍爾外相宣佈，英國準備充分支持國聯原則，如果歐洲其他國家不願效法英政府所為，那末英國和歐洲大陸事務的最後聯繫便告斷絕，這至少是使歐洲國家支持國聯的最後企圖。後來英國大選，政府宣佈絕對效忠國聯盟約，國聯原則至少將有一個實施的最後機會，但是外交部却知道這個機會小，敵對的勢力却很大，這是一般人民所不知道的。英法兩國的外交部，內部意見都很紛歧，還是出賣國聯，失去歐洲小國的信心呢？還是觸怒義大利，而使義大利投入德國的懷抱呢？霍爾受賴伐爾的敦促，提出折衷方案，便是強迫阿王將一半土地送給墨索里尼，其餘一半成爲義大利保護國，仍由阿王統治。這個方案義阿兩方面都不接受，却引起了

英國輿論的非常不滿，霍爾不得不辭職，艾登便在萬難中繼任外相。

法國人反對他，英政府最有力的閣員也反對他，他的後盾祇有大不列顛的良心以及小國的一般願望。他竭力推動國聯，幾乎要對義大利實行經濟制裁了，但是誠實政治的敵對勢力太大，一種足以制義國侵略於致命的制裁便是切斷他汽油的來源，可是賴伐爾因為向墨索里尼提出過諾言，所以絕對拒絕實施禁運汽油，當時有一種藉口，英國人士也囫圇吞棗地承認，便是墨索里尼如果弄糟了不能再打阿國，那末他將向英國宣戰，唯一的希望便是不生效力的制裁，加上阿國地理上的困難，也許可以把義大利的實力消耗殆盡，可是結果阿王出奔，這一點最後的希望也被滅了。

艾登失敗了，國聯的威信掃地了，整個集體安全的組織粉碎了，英國的新首相不帶向歐洲小國宣布，如果他們遭人侵略，便不必希望得到援助，同時墨索里尼還是投入希特勒的懷抱。一個不統一內閣的不統一政策，當然會造成這種悲慘的結局。

如果禁運汽油能夠實行，那末義軍就會退出阿國，也許會使義國的政府改組，義王重行握權，國聯也會保持法律的統治，奧大利，西班牙，捷克也許不致有人來侵犯了。

艾登並不失望，他仍任原職，法國賴伐爾內閣倒後，艾登又和法國建立了空前的密切關

係，他開始向蘇聯接近，同時發生了德義支持的西班牙內戰。英法政府如果沒有表示，便是默認侵略，而將西班牙驅入反民主的軸心陣線。可是要反對德義的侵略，便要引起法國的內亂和歐洲的大戰，艾登和勃魯姆主張締結不干涉條約，由各國接受了，這個政策事實上便是可憐的失敗，因為墨希的迭次背信，所以幾乎各國都不願意遵守協定了。

可是艾登還是呼籲着；「一個漏水的壩總比沒有壩好一點。」他竭力與狡猾的敵人和背信的友人鬥爭，他有了若干成功。尼翁會議確實制止了地中海上的盜劫行爲，可是新的首相有堅強的意志，却沒有外交的經驗，所以反對他的外相的正確的外交政策，於是艾登遂不得不提出辭職了。

一個開員辭職的特殊原因，不大會是他辭職的真正原因，但是艾登辭職的兩個原因却是很嚴重的，首相雖然向墨索里尼表示友誼和信仰，而艾登却不願呼應，他沒有得到義大利守信的保障以前，不願在給予義國若干直接利益的條約上簽字。

艾登在辭職演詞裏還提起一個辭職的原因，不過他沒有說明，據說是這樣的，當艾登在法國的時候，美國向英國提出某項建議，首相給了美國不善意的答覆，如果由艾登來答覆，便和首相的答覆不同。總之，經驗豐富的首相和專權的首相的意見大相逕庭，幾乎沒有合作

的餘地。

艾登辭職以後，他靜默了好久，他聲明自己辭職的理由，但並不攻擊他的舊同僚，他的行為是一種君子之風。他曾作一次公開演講，聽衆人山人海，把「皇后堂」塞滿了，餘下來的聽衆又把「凱克斯登堂」塞滿了，可是還有聽衆，乃不得不設法在露天作第三次演講。他的演說很精闢，講得也很得體，但不是上萬聽衆所要聽的話。全國人士，或者是大部分人士，都決定擁艾登爲領袖，可是艾登却決定不作他們的領袖，他是不是缺少勇氣吧？還是他有見識，有毅力，堅拒了羣衆熱情的壓力，還是爲了虛榮或是野心的誘惑，而不願離開一種曾經深思熟慮的政策路線呢？總之，他的行動，無論是否錯誤，他不願利用絕大的機會却是他的自制力的表現，這是政治家中很少能夠做到的。

當不安和革命的空氣瀰漫的時候，艾登是一個絕對的保守黨員，但他是比較有思想的保守派人物，在政治的觀點上說來，他是保守黨中富於理想的開明的政治家。他認識保持文明的工作，是需要深思熟慮和接受新觀念的。他從政之初就認識，爲了英國，也爲了全歐洲的文明，唯一的救星便是國聯。他曾經向勒朗敦選民演說過：「我們參加過歐戰的人，許多人都覺得，我們如能生還，那末我們必需竭力在國際事務上，建立某種法律與正義的統治，沒

有這種統治，和平便沒有保障。」他始終向着這條路走，他的目的便是和平，但是他也像薛西爾爵士一班人一樣，他覺得和平的必要條件便是法律的統治，沒有這種統治，和平便沒有保障。這必須由一切愛好正義的文明國家的聯合力量來共同實施。他並不是一個空想的和平主義者，他並不覺得放任好戰者就能達到和平。

牛津大學的慕萊教授是堅決擁護國聯的一員，他對艾登曾作過如下的批評：

「在英國政治生活中有一個人物，他在過分疲倦和消失信用的閣員羣中，是一個超凡拔俗的人物，在本質上似乎和其他閣僚有些不同。一般人都有一種感想，便是他是對的，使他辭職的內閣是錯的。在一片沉悶的空氣中，他是一個受人注意的對象，在惡耗頻傳中，他是一個希望的對象，他至少曾經屹立不動，結束了漫遠的撤退。」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國的綏靖政策終於因為「此路不通」而告終，然而這失敗的綏靖政策的遺禍，却還使英法聯軍在戰爭初期備蒙不利。遠在捷克危機發生的時候，邱吉爾就曾說過一句驚心動魄的話：「你祇能在戰爭和恥辱中間擇取其一，你揀了恥辱，結果還是戰爭。」這話實在批評得非常恰切。張伯倫雖然後來還担任了八個月戰時內閣的首相，但事實證明他是力不勝任了，不能不讓渡給有天賦的卓越的能力的邱吉爾來肩負戰時內閣的重任。

英國人民的希望復活了，他們一致起來擁護艾登重行入閣，不過他最初所擔任的職務是自治領大臣，這對於他並不十分適合，直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四日，英國內閣爲了要使艾登繼任外相而局部改組，把原任外相的哈立法克斯勳爵調任駐美大使，而使艾登繼任外相。

艾登在邱吉爾的戰時內閣中擔任了四年又七個月的外相，在這時期中他最大的功績，便是使英國的外交政策走着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和維持法律與正義統治的民主國家蘇聯與美國合作。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在發動對蘇戰爭以前，曾企圖勸誘英國和他合作，特派他手下最親信的人物赫斯飛英，可是這企圖是和艾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格格不相容的，所以不但沒有獲得成功，甚至還得到相反的結果，在德蘇戰爭起後，這位青年外交家不時風塵僕僕的跑到莫斯科去，和史太林接洽一切，使英蘇合作的基礎更加密切堅固。這正符合了英國某一本雜誌在討論歐洲外交時的預言：「最近的會議外交，已爲巡行外交家的活動所代替，全歐洲的政客和外交家巡行各國，很像一隊隊的旅行推銷員，而在他們的行篋裏面，却藏着一種很脆細的商品——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及人類文明的命運。」

艾登便是最出色的巡行外交家之一，戰後所召集的各項會談中，他很少有不在參加在內的，在他的奔波努力之下，終於給全世界的人民帶來了和平與安全，造成了人類文明前途的福

社，我們今日在慶祝聯合國的勝利，世界由黑暗重復回到光明的時候，對於艾登所建的功勳，實在是不應輕易忘記的。

然而艾登却功成身退了，當今年七月間英國總選舉工黨獲勝引起邱吉爾內閣傾覆的時候，一般人推測以爲艾登可以留任外相之職，不過這却是和英國政治上的慣例不合的，艾登是保守黨員，他不能參加工黨的內閣，（除非在聯合內閣裏才可以）所以只好跟着邱吉爾內閣一同下台，由工黨領袖貝文繼任外相之職。

不過以艾登在英國人望之高，加之他的年齡又如此之青，誰都相信他決不會永久賦閒的，在戰後重建起來的外交壇站上，他無疑地將是很活躍的一員。

從個人生活上說，艾登是一個青年紳士的典型，他不吸煙，不喝酒，性情非常的溫文爾雅。他在文化的嗜好上，傾向法國較傾向英國更甚，他不喜歡古典的美術品，反而愛好一些摩登的流派。他雅愛修飾，法國人稱他爲最喜修飾的英國人。他的夫人是倫敦的交際花，在修飾上也是很出名的，所以艾登除了偶而打打高爾夫球外，和他嬌妻在家中閒談，被認爲是最快樂的事情。

英國是富有保守性的國家，近代工業的馬達，打不破古代的色彩，倫敦有不少堂皇莊嚴

的卑窮世界，大門上不安電鈴，而用舊式的門環，便是一例。據說艾登的臥室，完全和貴族的酒店的房子一樣，沉靜而舒服，質樸而端莊，樣式是模倣十八世紀，用品及建造原料，概搜集了名貴的東西。

艾登是了解伊朗文字的，這裏就可以見到。他同時又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所以戰爭心理的建樹是不會在他的臥室裏出現的。

哈里法克斯

哈里法克斯勳爵，是現在英國的駐美大使，同時也是過去張伯倫內閣裏的外相，當艾登因對義制裁政策不行而和張伯倫首相發生意見憤而辭職以後，便由哈里法克斯繼任外相的職務，直到一九四〇年底英政府局部改組仍由艾登出任外相為止，一直做了五年多的外相。

哈里法克斯生於西歷一八八一年，現在已經六十五歲了。他的父親林特萊胡特爵士，是約克郡的望族，熱心於宗教事業，曾經做過五十年的英國教堂聯合會會長。所以當哈里法克斯幼年的時候，便深深地受着他父親的薰陶，不久以後，他便被送進了伊頓公學。但是因為他懶惰的緣故，常常被先生責罰，直到現在，有人問起他的時候，他還微笑地點頭承認。

從伊頓公學畢業以後，哈里法克斯便進了牛津大學，這裏是要做政治家的唯一捷徑。那時候，他便認識了傑弗洛魯濱遜，就是現在泰晤士報的總主筆唐遜爵士，並且變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九〇八年，哈里法克斯二十八歲，他和奧斯勞女士結了婚，到一九一〇年，他便被選

進了國會，當時其他的職員都看輕他，譏笑他，但是隔不了多少時候，因為他的毅力和智慧，漸漸地沒有人敢輕侮他了。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哈里法克斯做過約克郡龍奇兵的團長，後來歐戰告終，他被任為殖民地副大臣，在任內大得鮑爾溫的賞識，於是在一九二二年鮑爾溫第一次內閣期內，任教育部大臣，一九二四年改任農相，一九二六年又改任印度總督。

當哈里法克斯任印度總督的新職發表之後，孟買的英國僑民便預備大大的歡迎一番，什麼跳舞會，音樂會都佈置好了，但是左等右等，等了好久，還不見那位總督到來，後來却被人發覺他一個人靜悄悄地在孟買教堂的一角裏祈禱。一到祈禱完畢，也不管人家的焦急，期望，便一口氣跑到甘地的居處——這是英國歷屆印度總督從來沒有做過的事——經過了短短的會談，兩人立刻成了親熱的朋友，一直到現在，他們的信上，總是這樣的稱呼着：「我偉大的朋友。」

一九三一年，哈里法克斯從印度歸來，又被任為教育部大臣，一九三四年以後，他曾歷任陸相，掌璽大臣等政府要職，在張伯倫內閣裏，他被任為外相。

哈里法克斯保有英國人典型的性情——鎮靜，有一個故事現在還留在人們的腦子裏，在

一九二九年，他在印度總督任內，有一天，他因為有事要乘火車到德里去，不料半路上火車受人暗算，出了軌，人人都嚇得了不得，但是他呢，却一動也不動的在餐車裏安心吃他的火腿炒蛋。因此英國下議院議長奧考諾常常這樣說：「無論何人見到哈里法克斯，便可知他是英國人了。」

哈里法克斯同鮑爾溫，格萊一樣，也喜歡鄉村生活，同時他也曾經說過，他寧願做狩獵總管，而不希望做首相，每星期末，他總要到加洛倍的采地去盤桓一兩天，他也很喜歡寫作，他曾出版過一本書，關於他家古堡中鬼的傳說。

哈里法克斯現在已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和一個孫兒。他的家庭，在約克郡是以長壽出名的，哈里法克斯的祖父活到八十歲，哈里法克斯的父親活到九十五歲，而在約克郡，一個很普遍的傳說流行着說：「哈里法克斯能夠比他的父親更多活十歲。」所以哈里法克斯勳爵很想超過百歲，過那四世，也許五世同堂的清福。

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原名維亞乞斯拉夫·斯克萊萍，莫洛托夫，在俄文裏是「鐵鎚」的意思，乃是在青年時代從事下層革命工作所用的假名。世界聞名的音樂作曲家亞力山大斯克萊萍是他的叔叔，是俄國貴族份子，所以莫洛托夫的政敵常以這種親戚關係來攻擊莫氏。其實莫洛托夫除了有愛好音樂的遺傳性外，他在物質上從來沒有得着他叔叔的好處，他的父親貧窮異常，不得不榨取自己的血汗來培植兒子，獲得較高的教育。他希望莫洛托夫將來能進大學，可以有點成就，可是因此一來，却使莫洛托夫的家庭負擔加重，負債纍纍。

莫洛托夫知道他的家庭，爲了他而負債，所以讀書極用功。莫洛托夫的判斷力極強，記憶力也極好，同時能夠注意集中，做好幾小時的工作而不疲乏。

青年的莫洛托夫爲飢寒所迫，不得不爲生活而奮鬥，他不願意享受他父親的幫助。他的資質極爲聰明，有人說他很可以成爲一個成功的經濟學教授。可是莫洛托夫有口吃的毛病，他的口吃，奇怪得很，與他的性情有關，有時候他一連演講數小時，一些也不打頓，有時候

却啾啾的不知所云了，但是說話的工具雖不健全，而他自另有一種力量，可以吸引聽衆。除了口齒吃啞的毛病外，他又可以成爲一個律師。但是他終於參加革命工作，不顧危險，置身下層，甚至在他讀書的愛彼德工藝學院中，組織共產黨的細胞。

說起莫洛托夫的儀表，倒和美國前總統齊奧多·羅斯福差不多，肩膀寬廣，頭圓頸粗，看上去富有活力，隆準的鼻子下面，蓄着一撮短髭，具有熱情的眼光，從夾鼻眼鏡中透射而出。他具有拳擊家和大學教授的氣魄，每一動作，都流露着力量和自信心，他在演說時的音調，把握着頂點的時候，那高高的一聲，和齊奧多·羅斯福在講台上的神情，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莫洛托夫之與齊奧多·羅斯福相仿的地方，不僅外表而已，他的氣質之中，與齊奧多·羅斯福一樣的具有自強不息的人類活力，他一旦發動了一種工作以後，沒有反對的力量可以阻止他，如果有人想在他計劃中的一小部份加以爭論，他會不惜唇敝舌焦，或鞠躬盡瘁的去制伏那個人，他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去對付那些反對者。

不過俄國人缺少顯著的美國人性格，莫洛托夫沒有齊奧多·羅斯福應變的機敏，也沒有他所特有的幽默工夫。這位共產黨領袖心目中祇有單純的一條路，因之思考的速率很遲緩。

他的同僚都知道，莫洛托夫對於一件事所下的最後決斷是無可動搖的，因為他對於其他的解決方法，差不多已完全細細的研究過了。

莫洛托夫將要在大學畢業的時候，偶然獲得一紙當時革命知識團體的宣傳文件，於是他祕密參加革命集會，信仰主義，偷閱一切被禁的刊物，並於一九〇六年的十一月，與這種運動的主持人獲得接近。

那時候，莫洛托夫是一個臉色蒼白，身體瘦弱的小夥子，衣服襤褸，頭髮蓬蓬，一雙近視眼，也不戴上眼鏡。他和一班急進的青年一樣，好像命中注定，他們的一生，只有在講台上或小飯館中，辯論馬克斯主義。

莫洛托夫為參加革命，遂把他父親對他的希望，置諸腦後，同時也把他父親的姓斯克萊萍廢棄，改姓莫洛托夫，從事革命運動，反對沙皇，一九〇九年，第一次為警察所發現，被捕入獄，他曾在牢獄中研讀了許多革命書籍，特別是有關馬克斯主義的文獻。他第一次的被捕，因為年齡很輕，只有十九歲，法官從寬辦理，即加釋放。釋放後他有一很短的時期回到家中，後即復返那時的俄京聖彼得堡，（即現在的列寧格勒）從事研究的工作。因為被捕的緣故，他的大學課程也為之中輟，只好自己努力繼續學習，並為布爾雪維克黨活動，他幫助

印行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與斯衛斯達報，並被選爲編輯。史太林當時是真理報的總主筆，在那時期中，他與史太林已成爲莫逆交，所以識拔這位「鐵錘」成爲領袖的，還是那個「銅人」呢。

一九一一年，莫洛托夫進了工藝學校，但爲警察所追蹤，不久即被迫離校。一九一二年，二度被捕，但終被免脫。一九一六年，他又被捕，而被俄皇放逐於西伯利亞，強迫在伊爾庫茨克礦中做苦工達數月之久。一夜，乘守衛不備，再行逃走，遂出國到英國倫敦，與他的朋友史太林住在一起。他與列甫的第一次會晤，就在這個時候，不久又從英國與史太林一同回國，準備革命的運動。

次年，一九一七年，正是俄國革命的高潮時期，莫洛托夫那時只有二十七歲，已經做了共產黨最有能力的領袖，他雖遭監禁，窮困，和飢餓等磨折，心志身體，兩方面都沒有受損，說也奇怪，反而使他的身體日趨壯健。他那一種廣肩軒昂的精神，和對各種問題所具有的大無畏及實事求是的作風，使他在僚屬之中，有鶴立雞羣的姿態。莫洛托夫與托洛斯基，總覺難親易疏，有些格格不入，托洛斯基常說他是一個沒有希望沒有創作力的人。

俄羅斯二月革命，克倫斯基推翻沙皇政府而獲得政權，列甫被克倫斯基驅逐時，莫洛托

夫有一時期曾爲黨的幹部。列甯當權時，莫洛托夫就把名義上的領袖資格讓給他，仍舊退居不重要的地位，史太林當權後，他聲勢又振，而爲黨中的第二書記。

十八年來，他與史太林密切合作，因此在蘇聯，大家都曉得他是「史太林的影子」。

他起初是蘇聯經濟家中的驕子，他曾於一九二七年，不顧一切的推行集體農場制，這一件工作在開始之時，非常艱鉅，反革命的努力張牙舞爪而來，因此共產黨幾個領袖頗有暫時放棄這個計劃之議，甚至史太林也有一時不敢下手，感覺幾百萬有力農民爲保護他們的私有利益起見，竭力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爲不可侮。莫洛托夫却放出了他「鐵錘」的本色，向反對者猛力痛擊，結果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農民革命卒告完成。

當其他共產黨領袖，不能克服自己個人主義的傾向，或者敵不住外界惡勢力的引誘，而作叛黨或出賣祖國的行爲時，莫洛托夫仍舊動作不息，對於個人的榮辱毫不置意。一九三〇年當選爲人民委員會主席，他並不以主席地位看作空銜，對於其他委員力加鞭策，實行首揆職責，於受賄溺職等事，尤爲痛惡，他的同僚覺得他比史太林還要可怕。

莫洛托夫走的祇有一條路，講的祇有一種話，是一個現實的思想家。同時他粗魯無文，沒有機變，不兜圈子，不講社交面子，是一個拳頭大臂膊粗的外交家，和那些帶着絲絨手套

溫文爾雅的其他國家的外交家比較起來，他有一種特殊的粗線條的作風。

莫洛托夫不大喜歡講話，可是他待人接物，却極爲和善，他的態度，也帶些英美紳士的嫺雅，這原因大概是由於他的夫人卡波夫斯卡雅的影響，她是莫斯科的最漂亮的女人，也是蘇聯最能幹的女人。

莫洛托夫夫人過去曾有一時期是蘇聯化妝品製造廠的僱工，不久卽升爲廠長，一九三六年她曾往美國研究製造方法，回國後卽採用美國機器，製造化妝品，她的有名的標語爲：「化妝品不是奢侈，而是必需。」曾引起全世界人士的注意，她目前管理着蘇聯的十七個工廠。

莫洛托夫夫人也是政治上一個重要人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她曾被推爲人民食糧供給委員會的副委員長，一九四〇年她又被派爲漁業委員會委員長。

所以莫洛托夫夫婦，有人認爲是蘇聯極重要的人物，他自一九三九年擔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以來，已經有七年的歷史了，將來蘇聯的外交政策，大概還多半是要由他來執行的吧，不過一般人推測他將來很有代替史太林而爲蘇聯領袖的希望。

李維諾夫

李維諾夫生於一八七六年，他是一個猶太人培洛司托克的兒子，他的家庭是一個很有錢的中產階級，幼年的時候，父母把他送到一個實業學校去讀書，一心希望他將來能成爲一個大實業家。不過，他十七歲在實業學校畢業以後，便充任志願兵，參加了軍隊的生活。

這個時候，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風靡了當時的俄國社會，李維諾夫在軍隊中也受到了這個思想的感染，所以他於一八九八年正式加入現在蘇聯共產黨之前身的「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一九〇〇年，他參加基輔該黨委員會的工作，在那邊的勞働着間作宣傳工作，可是在第二年，他便被沙皇的警察逮捕，判了六年的監禁。可是他只在監獄裏住了一年半的時間，便與十一個同志，一同由監獄逃出，開始了他國外的亡命生活。

他逃到瑞士，仍舊積極參加革命理論的鬥爭，參加了火花雜誌編輯部的工作，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大會上，李維諾夫都會出席，並與列寧取一致的行動，直到後來他回國從事祕密工作，他始終都是多數派中的一員健將。

以後，李維諾夫因為受着沙皇偵探的偵伺，不能在國內立足，又一度亡命國外，擔任國際事務局的工作。一九〇五年以後他又回國，在伏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等處活動，不久，又代表多數派出席第二國際斯徒加爾大會及伯倫的俄國旅外社會民主主義諸派的大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李維諾夫堅決的做着反戰的工作，一九一七年帝俄傾覆以後，他被革命政府任為駐英代表，開始了他的外交活動。一九一五年，因為英國武力干涉蘇聯革命，李維諾夫便被英國所扣留，不過短期內他就得到了釋放。此後，他歸國參加外交人民委員會，因為工作努力，不久便升任為外交委員會次長。這其間，他擔任過蘇聯駐愛沙尼亞的全權公使，作過通商代表，列席過許多的國際會議，一九二七年他代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齊祈林出席日內瓦軍縮會議，提出了普遍縮軍案，使各帝國主義國家大為驚惶。

一九三〇年七月，齊祈林因健康損壞辭職後，李維諾夫便擔任了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長，自是以後，他以靈敏的手腕，和正確的認識，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折衝樽俎，為保護蘇聯和提高蘇聯在國際間的地位而奮鬥，從倫敦到巴黎，從日內瓦到華盛頓，幾乎無處不佈滿了他的足跡。

不過這時候世界已逐漸走向戰爭的途中，國際間的糾紛已非用和平談判的方式所可解決

，因此，蘇聯也就改變了他的外交政策，從一九三九年
起，由莫洛托夫代李維諾夫而為蘇聯
外交人民委員長。

柴達諾夫

柴達諾夫現在担任着蘇聯兩個要職，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和最高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他對於蘇聯的外交政策多所壁劃。蘇聯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是他的好友，兩人合作，如虎添翼。他和許多新進的黨員一樣，是一個激烈的愛國主義及國家主義者，一反以國際爲歸宿，或只重共產理論的，像托洛斯基，齊諾維埃夫諸叛徒的作風，他從沒有住過外國，對於異邦勞動階級不感興趣，他的外交定律是：「我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一以蘇聯人民的福利爲指歸。」

柴達諾夫今年四十八歲，是個筋肉發達的中胖子，精神飽滿，富有活氣，在一副滾圓的劃一不二的羅宋臉上，蓄着一撮短鬚。共產黨領袖們勞碌面相的居多，這位圓臉的柴達諾夫却是一種特色，他在公共場合中所拍的照，總是顯着心廣體廣的一副伶俐笑容。但他每天的工作却是很辛苦的，常在十四小時至十五小時之間。他生於北俄的潑斯哥弗省，父親是一個窮困的教堂小職員，他早年的身世，已不甚詳細，上次歐戰起後即報學從戎，曾獲帝俄十字

聖喬奇勳章。一九一七年革命後，又曾站在共產黨方面參與內戰。他的入黨歷史並不悠久，直至內戰完畢，方始在黨內工作，經十二年之久，才由「無名小卒」而進入共黨領袖的地位。

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一年，他在曠野田間從事真正革命工作，不像別的革命領袖之在高大廈的軍事機關或政府官舍中遙爲指揮。他目擊農民的革命，工人的掙扎，自己嘗到飢餓的痛苦，一切的一切都是身經體會的，如此才造就了他今日堅毅強固的個性。他對於列寧主義，理解得很清楚，並且又善於演說，一洗老共產黨陳腐絮聒的俗套術語，他以精警的言詞，包括活潑而共曉的意義，一方面，他的圓面笑臉上表示非常的樂觀；另一方面，他那尖銳的牙齒，粗大的拳頭，又代表蘇聯統治者的一種野蠻氣息。他給於青年大學生以一種很好的印象，而使他們生出信任之念，蘇聯第一年革命時，那些不人道而可怕的措施，都由於他的努力而逐漸改善。

在克里姆林宮中，史太林的每一舉動，無論對人講話或談笑，都含有重大的意義，然而要是有人問起，柴達諾夫究竟處於如何重要的地位，在莫斯科的老練外國觀察家，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底細，直到最近，他們才獲得了驚人的發現，原來柴達諾夫就是史太林的承繼人，至少已有四五年的歷史了。

柴達諾夫之爲史太林的承繼人，並未經過公布，好像史太林一樣，他也不是蘇聯政府的基本官員。只就人與人的關係，和史太林左右人物的親疏比重而言，經過相當時間，和幾種特殊的徵象，才發現了柴達諾夫的真實地位，和他前途的重要性。

柴達諾夫雖非蘇聯最高政治機構中的要員，他所握的實權却是超人一等，蘇聯除了「人民委員會」等最高機關外，在共產黨中尚有一個不容易看出來的統治幹部，柴達諾夫在這幹部中，其地位的重要僅次於史太林而已。現在姑舉一例而言，他是列寧格勒區黨部領袖，握有非常權力和光榮，依照共產黨慣例，祇有史太林的承繼人才可享受這種地位。柴達諾夫係於一九三四年列寧格勒區黨部前領袖基洛夫被殺後繼任該職的，大家回念往事，很明顯的知道，當時史太林之看待基洛夫，不但目爲他的知交，同時也是他當然的承繼人哩。

蘇芬之戰就是柴達諾夫所主持的，一九三九年夏，歐洲尚在和平空氣之中，柴達諾夫早就公然的說道：「蘇俄必須獲得芬蘭灣和北海的軍事據點，使得列寧格勒和茂曼斯克鐵路獲得安全保障。」對芬的要求也是由他所起草，十一月間蘇芬談判失敗，戰爭既起，柴達諾夫獨任艱鉅，曾來往前線，調度軍事。

史太林選擇柴達諾夫爲他承繼人的動機何在呢？因爲他今年已屆六十六歲的高齡，他的

身體雖說很強健，但是他飽經憂患，艱險頻歷，非常人所得而知，同時他的左右如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愛特萊亞夫等，對於史太林承繼人的人選，也極份望着早些安排。

史太林有一個已經長成的兒子，以工程師爲業，爲離婚的前妻所出，父子間感情極壞。這個兒子所住的地方，離莫斯科極遠，從不與他的父親見面。史太林的後妻亞麗柳弗去世已數年，生有子女各一，但均未成年，承繼史太林的勢必是一個成熟精壯而又具有魄力的男子。

柴達諾夫無疑的是個上選人物，據說在他三十歲的時候，史太林見到他後便很喜悅他，在史太林的歷次清黨運動中，柴達諾夫均能表示忠貞堅定，對於肅清列甯格勒區內的反動份子，出力尤鉅，但他的冤家却並不多，他不像其他共產黨領袖的曾殺死許多反動派，他做人之道很是中和平，又能協調於各派之間。他雖已結婚，而律已甚嚴，並沒有人對他說短道長，因爲他單純的俄國人風格和不妥協的國家主義，在海陸紅軍之中，大爲人所愛戴。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四強外交人物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定價八十八元

編著者

出版者

代售處

經售處

何志強

光復出版社

上海江蘇路六六六號

全國各大書局

光明書局

五洲書報社

國際書報社

勵力書報社

文海新書局

#78

212241